

菌子记

付令

夏日,山里的雨总在夜间悄悄来去。清晨推开门,整个山谷还浮在乳白色的雾气里,松针上挂满水钻,竹叶尖坠着银珠子。比我低一年级的二莽提议进山捡菌子。走过蜿蜒的村庄小道,露水正从瓦檐滴落,在石板上敲出“叮——咚”的声响。我们三条影子在上山的石阶汇合了。

二莽穿着回力鞋,走起路来啪嗒啪嗒像只欢快的卤鹅。我家楼下的燕子穿着小球鞋,跑起路来一蹦一蹦的。湿润的晨风捎来松脂的清香,混着泥土的腥甜扑面而来。

松针给大地铺上厚厚而又柔软的棕黄色地毯。一道金红色的闪电掠过树梢——是红腹锦鸡,它拖着华丽的长尾飞过,停在不远处的松枝上,像个警觉又好奇的观察者。昆虫们变得活跃,在树下、草丛里奏起一片清脆的琴声,沙沙唧唧,此起彼伏。远处,山谷里回荡的“咕咕——咕咕”的布谷鸟鸣,像一张巨大的网,笼罩住了整座苏醒的山林。

“快看!”二莽突然趴成个“大”字,鼻尖几乎戳到青苔上。拨开羽毛般的蕨类植物,七八朵白色的石灰菌撑着伞围作一簇,菌盖边缘还镶着夜雨留下的水晶花边。我们三颗毛茸茸的脑袋就凑在了一起。

燕子最懂紫花菌的心思。她说要顺着蛛网找,那些银丝是天然的保护。果然在枫香树下发现一簇,淡紫色的小喇叭上描着一圈象牙白的边,像被月光镀过的陶器。二莽又有新发现,凑近了数菌褶,结果手一碰,指尖立刻蹭了满手

靛蓝。红色的见手青在偷笑,这淘气鬼最爱玩变色的把戏。

太阳渐渐从厚重的云层后探出了头,光束如同融化的金箔,大胆地泼洒开来,流淌在树冠间,照亮了林间蒸腾的水汽。整片林子被镀上一层暖金,瞬间活了过来。腐殖土里悄悄拱出牛肝菌棕黄油亮的圆顶。稀罕的是鸡枞菌,当二莽学着鹧鸪“咕——咕咕”的调子急切召唤我们时,那簇鹅黄色的精灵正小心翼翼地和白蚁巢边的泥土里探头,菌褶薄得能透光,宛如蝉翼拼成的玲珑风铃,仿佛稍重的脚步就能惊扰了它的清梦。小心翼翼地扒开松针,运气好的话还会偶遇雪白的松茸,它们总爱把菌柄藏得严严实实,像害羞的小姑娘提着洁白的裙角。

归途上,竹篮越来越沉,散发着混合着泥土、朽木和新鲜菌子的奇异芬芳。大家的裤管都沾上了黄褐色的泥浆。山风突然拐了个弯,送来山下人家炊烟那熟悉而温暖的气息。这烟火气混着松脂清香、指尖洗不净的泥土腥味,连同林间所有的光影声响,被时光之手温柔地封存、酝酿,在我记忆的深处窖藏成一锅最醇厚鲜美的菌汤。

林间的雾霭又悄然弥漫开来。新的雨滴开始轻盈地在竹叶上排练着叮咚的乐曲,而我们当年留下的那些深深浅浅、沾满了泥巴与欢笑的小脚印,早已被年复一年飘落的松针和枫叶温柔地掩埋。它们并未消失,只是沉入了大地的更深层,化作了这片山野皮肤之下,永恒跳动着的、生生不息的绿色脉搏。

记性

李坤

父亲七十多岁了,头发早已全白,背也驼了,走路时拄着拐杖颤颤巍巍的。他的记性说来也怪,记得一些事又忘了一些事,仿佛记忆是一张破网,漏下了许多,却也网住了不少。

他总记不住自己的生日,当我们兄妹几人提着蛋糕回去,他倒显出惊讶的神色来。“今天是我生日么?”他问,眼睛眯成一条缝,皱纹在眼角堆叠起来。我们点头,他便笑了,笑得有些不好意思,仿佛给人添了麻烦。蛋糕上的蜡烛排成“78”的形状,他盯着那数字看了许久,嘴里喃喃道:“原来我已经这么老了么?”

营养品也是。我们买的各种瓶瓶罐罐,整齐地排在柜子里,他却极少去动。问他吃了没有,他先是点头,继而又摇头,最后老实承认:“忘了。”我们便有些生气,他便像个做错事的孩子,低着头,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拐杖上的节疤。

买菜的事更不必说,我们叮嘱他多买些新鲜蔬菜,别总吃咸菜,他满口答应,可冰箱里仍常见半碗发黄的咸菜。问他为何不买菜,他便说:“一个人,吃不了多少。”其实哪里是吃不了,分明是舍不得花钱。

然而孙子的生日,他从不曾忘记,他一定会早早打来电话,声音里透着欢喜:“今天是小宝生日吧?”小宝是孙子的乳名,今年17岁了。他记得小宝出生的时辰,记得小宝抓周抓了支笔,记得小宝上学第一天穿的是蓝色校服……这些细节他如数家珍,比我们记得还牢。

母亲的祭日,他也从未错过。母亲去世四年,每年到了那日他必早早起床,穿戴整齐,步行三里路去墓地。他不要我们陪,说是一人清静。回来时,眼睛总是红的,手里捏着几枝野花,说是母亲生前喜欢的。我们劝他年纪大了,不必年年去,他却不听,固执得像块石头。

我想,父亲的记忆是有选择的。那些关于他自己的事,他任由它们从记忆的网中漏下;而那些关于他所爱的人的事,他却紧紧攥住,不肯松开。他的爱,藏在那些记得与不记得之间。

去年冬天,他骑车摔倒,住院半月。我去陪护,夜里他常惊醒,喊着母亲的名字。我握着他的手,他便安静下来,却又问:“小宝的作业写完了没有?”那时小宝已经睡了,我便说写完了,他便满意地合上眼。他的梦里,装的都是别人。

病愈后,他更健忘了,常常刚吃过饭就说饿,刚放下碗又找眼镜。昨日,我看见他坐在院里的老槐树下,手里捏着一张发黄的相片,那是母亲年轻时的样子。他看得很专注,连我走近都没察觉,阳光透过树叶在他身上投下斑驳的影子,他的白发在光里显得格外明亮。

我没有打扰他,只是突然明白,父亲的记忆,原是用爱来丈量的。他记得的,都是他放不下的;他忘记的,都是他可以放手的。这记忆的选择,恰是他一生的写照——一个总是想着别人,很少想到自己的老人。



戏莲 汤青 摄

父爱

杨祖友

16岁那年,五仔得了一种古怪的病,父亲带着他跑遍了市里的医院,都未找出病因。

眼看多方医治无效,父亲从新华书店买来几本有关中草药的书,小学都未念毕业的父亲在天命年啃起了书本。因字认得慢,有时他要弄到很晚很晚。白天他就揣着本绘着彩色图标的中草药书,按图索骥,在山崖边、石洞里挖中草药。

一天,父亲走路时不自然的动作和痛苦的表情被儿子察觉到了,于是就问父亲,父亲使劲挤出几道笑纹连声对儿子说:“挖草药时脚崴了一下,不碍事的,不碍事的。”

夜深人静时,虽然父亲用被子捂着头,但儿子还是听到了父亲的呻吟声,待揭开被角一看,父亲的小腿肿得如发起的馒头。

一方面服用草药的效果不明显;另一方面父亲受了伤,上山采药的事自然放下来了。可是又不能眼睁睁看着儿子的病情恶化,不久,父亲还是用板车将儿子拉到了这个城市最大的医院住了下来。

由于无法有效地控制症状,院方只好频繁地使用激素。两个月后,儿子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,小风都能将其刮倒。父亲泪如雨下,腊月三十,在家家吃年夜饭的鞭炮声中,父亲把儿子接回了家,心想即使儿子有个三长两短也要在家过个团圆年啊!

接儿子的那天是个雨雪天,父亲把儿子从住院部的三楼病房一步步背到门诊室外停着的板车上。由于村路泥泞,父亲迈着蹒跚的步子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赶,前面是一个高高的圩埂,翻过圩埂就到家了,为了防止儿子从车上颠下来,父亲到埂脚下便将板车轻轻地放下,然后把板车的背带横挎在背上,调转车头,使劲地把板车往圩埂上推。谁知推着推着突然脚底一滑,父亲体力不支一下趴在了圩埂中央,眼看着板车要往后溜,父亲奋不顾身,双手紧紧抱住车轮并用头死死顶住车身。

新年过后,看着一贫如洗的家,儿子再也不愿回到医院诊治了。父亲猛地从凳子上站起来:“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你的病治好,我们到外地大医院去。”第二天,父亲带着四个健康的子女到外地做泥瓦小工。两个月后,父亲攒了一点钱,把儿子送到了省城的一所大医院。经确诊,院方说需手术,可费用要一万多元。

父亲只好把儿子暂留在医院做保守治疗,自己连夜赶回了家,开始在家养鸡。幸运的是,那时养鸡的人少,当年年底就凑齐了医疗费。为了能将钱及时送到医院,这次父亲从长途汽车站下车后破天荒地坐了趟公交车。

或许是如山的父爱感动了上苍,这次手术做得非常成功。没过多久,父亲终于搀着儿子高高兴兴地回到家中。

现在,儿子壮实,有了新房,娶了妻子,并跑起了运输。但岁月在父亲的额头刻下了许多又深又密的皱纹,鬓角也有了白发,腰也驼了。儿子开始安排父亲晚年的生活,可父亲却执意从宽敞的新房中搬了出来,住进了过去的老屋。他说自己老了,腿脚变硬了,楼上楼下的不方便,再说自己养几只鸡、种点蔬菜还是可以的。儿子了解父亲,只好顺了父亲的心。

从此,黄昏时分,人们会看到一个如弓般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儿子新房的门前,在放下一把菜后,紧接着“五仔回来了吧,五仔回来了吧”这一苍老浑厚的声音从晚风中阵阵飘出,树叶沙沙作响,房屋四周弥漫着浓郁的幸福气息……

五仔是我的一个朋友。

